

《疯狂动物城2》： 献给都市大人的“情绪整顿课”

◆ 刘 耿

很多人本能地将《疯狂动物城2》当作“带孩子看的动画续集”。真正走进影院才发现，这故事其实是讲给大人听的——讲给那些在城市里挤地铁、赶进度、半夜还在刷手机的我们。

第一部《疯狂动物城》构建了一个关于“天性”与“偏见”的精妙寓言：食草动物恐惧食肉动物的本能，食肉动物则背负着难以摆脱的刻板印象。当他们跨越鸿沟、达成和解时，我们以为理想国已然建成。但续集却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温柔，揭开了城市的B面。它向内深潜，从“你怎么看我”的身份焦虑，转向更复杂的“我们如何共处”的都市困境。

时隔近十年，在现实“动物城”里奔波、逐渐步入中年的我们，早已不复当年心境。我们习惯戴上“成熟”的面具，将情绪的波澜压进公文包的最底层。我们谈论效率，却羞于谈论误解与疲惫。我们自诩强大，直到被一只兔子和狐狸的故事，戳破了最后的体面。

这部续集是“维护理想”的艰涩长诗。影片依然是色彩斑斓的冒险，但真正的野心，是为时常感到“心累”的大人，上一堂关于“把误解说开”的情绪整顿课。它精准击中了我们的集体困境：如何处理搭档裂痕、面对机构惰性，以及在疲惫与希望之间找到出路。

最直白的线索，是“搭档心理咨询室”。兔警官朱迪和狐警官尼克，这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搭档，并没有按照惯常的剧本，继续在友谊的高光时刻里顺风顺水，而是坐在医生对面，说出那些不那么好听的话。当理想主义进入机构内，考验才真正开始。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磨损了锐气。这是一种更真实的、



属于中年人的“结构性疲惫”。尼克用玩世不恭掩饰对“被驯化”的抗拒，朱迪则用过度的责任感对抗“失控”的焦虑。

咨询室里的沉默与争执，击中每一个在职场中挣扎的成年人。影片在此拆解了我们最隐秘的“羞耻感”——我们羞于承认局限，羞于面对自己可能不再是那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内部的疲惫遭遇外部挑战时，城市的秩序便尤为脆弱。“动物城百年庆典”现场，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抗议演变成了混乱。庆典旨在展示繁荣与效率，却意外成为被发展“甩在身后”的群体（影片中生活节奏缓慢的爬行类动物）表达失落的舞台。

这场戏触及了一个熟悉的都市议题：当城市向前狂奔时，谁来关照跟不上节奏的人？庆典上的失控，本质上是一

次关于“城市温度”的集体情绪反馈。它迫使我们直面内心的“不安”——对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掉队者”的不安。

我们习惯用数据和指标衡量进步，却容易产生“共情盲区”。影片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它抛出了尖锐的问题：当我们以“效率”之名重塑行事逻辑时，是否也抹去了某些群体赖以生存的“缝隙”？我们所追求的“包容”，是一种真正的接纳，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兼容”？

影片里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当城市陷入混乱，人人都在指责别人时，朱迪和尼克也迎来了感情低谷。他们曾经“不用说也懂”的默契，突然失灵了。朱迪觉得被背叛，尼克觉得不被理解。这个瞬间太熟悉了——在现实生活中，在压力面前，我们往往先怀疑身边最近的人。直到他们重新坐下来，把那些“我以为你……”说清楚，一切才回到可以同行的状态。影片的高潮看似是化解城市危机，实则是两个人在最糟糕的时刻，还愿意彼此伸手。对于习惯独自消化情绪的大人来说，这一幕比任何动作场面都更有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疯狂动物城2》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信。它提醒我们：有些冲突源于结构，有些则只是情绪未被安顿；而关系的破裂，往往始于那句“算了，懒得说了”。

影片照见了我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疲惫与挣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成熟，不是学会如何避免冲突，而是学会如何处理冲突后的情绪残渣。理想国从来不是永恒不变的应许之地，它需要我们用持续的对话、诚实的自省，以及承认脆弱的勇气，去不断维护。

祝我们都能在各的“动物城”里，找到内心的秩序。

浙江丽水遂昌的美丽山水，黄泥岭村躬耕书院的日常与悬念，激情变幻的背景音乐，为一部作曲家的传记纪录片，先天地打造好了充满声画魅力的条件，但《隐者山河》最具魅力的，还是陈其钢本人。看的是他的故事，想的是你的人生，这是一部优秀纪录片的品质。

作曲不挣钱，那是小众艺术。“很小的世界，小鸟在飞。”镜头里陈其钢的叙述很平静。思维出奇地清晰，表述出奇地平静。这是一位智者的平静。“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管弦乐作品《如戏人生》。”“中国爱乐乐团、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厅BBC逍遥音乐节演奏小号协奏曲《万年欢》。”“法国巴黎爱乐音乐厅演奏协奏曲作品《逝去的时光》”……国际舞台上作曲家的辉煌与隐居浙江山间的平静产生着巨大的反差。这反差是导演花费7年光阴追踪艺术家足迹的拍摄初衷。

承认“技法是西方的，思维是家鄉的”的陈其钢，欣赏中国古典艺术的意境。那种美，现代的中国人懂，现代的西方人也懂。“他作曲的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的位置，在音乐结构中都有它的意义。”一位法国演奏家说。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音乐总监，陈其钢创作的那首主题歌《我和你》，如今想来，既现代又古典，韵味何其深沉。在个人穿越自己的人生长度之时，在永恒的历史不断循环之中，有一些灵魂的透彻与纯真，一定是高度相似的。就像从欧洲的艺术圈载誉而归的中国作曲家，最后选择大隐隐于市，这也是陶渊明式的归宿。

陈其钢认为：欢快的音乐都是表面的，忧郁的音乐才是非常美妙的、美丽的音乐。忧郁可能是敏感之人、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么，与生俱来的人的生命力，也正是存在于忧郁之中的。忧郁不是毁灭，而是痛苦之后的再生。欢乐是单声道，所以浅显；忧郁是复合式多声部，所以它让人含着热泪崛起。

陈其钢的自传，与他的曲子是同一个名字：《悲喜同源》。2023年出版，没有什么宣传，2年之内重印了8次。中年失子，晚年生病。一颗坦诚的心，裸露在大众面前。坦诚即博爱。书中有几个故事，是纪录片中没有涉及的。一个是，陈其钢写了他在32岁时强训学习法语，母亲劝他治疗肺结核而不顾，“出国考试是我拿命换来的”。第二个故事是，陈其钢刚到法国波尔多学习时，周末来到街上，找不到一家开门的饭店，让当地一位骑车的老者看到了，他即刻帮助两位中国学生去集市吃饭。这位老者是一位退役海军军人，参加过二战，也去过中国。后来，退役海军军人不但开车接陈其钢去他家吃饭，带他看病，拿出仅有的6000元做他妻子孩子赴法探亲的担保，还神奇地帮陈其钢要到了他想找的法国作曲大师梅西安的地址。1984年，陈其钢自荐成功，他成了76岁梅大师的关门弟子。

《隐者山河》分六个乐章，塞纳河的夜景与遂昌山区的星空，于主人公是一样的意义。第三乐章《迁徙》中，镜头拍到陈其钢1997年在巴黎买的房子，他的床只有70厘米宽，但他住了21年。他行动，他完成。他创造，他奉献。“找到你要做的，切实行动。坚持你的标准，做你自己。”

片头与片尾中的作曲家陈其钢，都穿一件白衬衫。光头，平视，与你侃侃而谈。银髯结尾处打出的一段字，却是让你惊到了：“2015年1月，陈其钢联合躬耕书院创办‘躬耕书院——陈其钢音乐工作坊’，定期开办专业音乐创作研读项目，分文不取。近百位海内外的作曲家和音乐学者来到书院。大家互为师长，启发学员们日后的创作、研究及人生。”——有些人看似平凡，却注定是不平凡的。在这个谢幕的故事里，我看到了那位退役海军军人的影子。

陈其钢的自传，与他的曲子是同一个名字：《悲喜同源》。2023年出版，没有什么宣传，2年之内重印了8次。中年失子，晚年生病。一颗坦诚的心，裸露在大众面前。坦诚即博爱。书中有几个故事，是纪录片中没有涉及的。一个是，陈其钢写了他在32岁时强训学习法语，母亲劝他治疗肺结核而不顾，“出国考试是我拿命换来的”。第二个故事是，陈其钢刚到法国波尔多学习时，周末来到街上，找不到一家开门的饭店，让当地一位骑车的老者看到了，他即刻帮助两位中国学生去集市吃饭。这位老者是一位退役海军军人，参加过二战，也去过中国。后来，退役海军军人不但开车接陈其钢去他家吃饭，带他看病，拿出仅有的6000元做他妻子孩子赴法探亲的担保，还神奇地帮陈其钢要到了他想找的法国作曲大师梅西安的地址。1984年，陈其钢自荐成功，他成了76岁梅大师的关门弟子。

《隐者山河》分六个乐章，塞纳河的夜景与遂昌山区的星空，于主人公是一样的意义。第三乐章《迁徙》中，镜头拍到陈其钢1997年在巴黎买的房子，他的床只有70厘米宽，但他住了21年。他行动，他完成。他创造，他奉献。“找到你要做的，切实行动。坚持你的标准，做你自己。”

片头与片尾中的作曲家陈其钢，都穿一件白衬衫。光头，平视，与你侃侃而谈。银髯结尾处打出的一段字，却是让你惊到了：“2015年1月，陈其钢联合躬耕书院创办‘躬耕书院——陈其钢音乐工作坊’，定期开办专业音乐创作研读项目，分文不取。近百位海内外的作曲家和音乐学者来到书院。大家互为师长，启发学员们日后的创作、研究及人生。”——有些人看似平凡，却注定是不平凡的。在这个谢幕的故事里，我看到了那位退役海军军人的影子。

东方诗意与西方理性

看《狂野时代》与《疯狂动物城2》的微妙互文

◆ 卜 翌

确认自身所处的现实，并在其中安放自己？

如果说毕赣的前作《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已将“梦境”作为重要的叙事结构，《狂野时代》则是对这种结构的进一步探索，将记忆和时间的消逝感推向极致。

所谓“狂野”并非外放的激情，而是内敛的、对既定时间秩序的颠覆。毕赣的电影是反叙事的，他的电影往往没有明确的线性目标，时间仿佛失去了刻度。影片中大量的长镜头着重在持续性的心理状态：失重、游移、迟疑、回望。人物生活在现实之中，却又与现实之间有着若有似无的隔膜。他们似乎始终在追索什么，却从未真正抵达——抵达爱、抵达过去，也并未抵达自我。

《疯狂动物城2》则贯彻了迪士尼向来的“目标导向”和“社会议题”。本片延续了前作塑造的动物社会图景，将重心推进到更复杂和宏大的现实寓言，其主题仍是颇套路的“重建与和解”。

尽管两部电影在美学上南辕北辙，但在更深层的精神层面，就会发现二者皆在省思“秩序”，只是方式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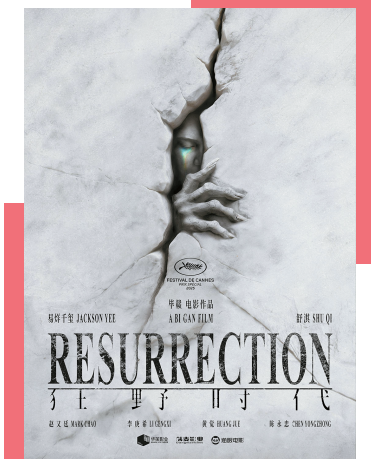
毕赣向内，他通过非线性的时间结构瓦解了客观秩序。电影想要创造出独特的诗意自由，这是以放弃对现实世界的掌控为代价的。主人公试图在梦境的碎片中寻找一个足以安放自我的精神居

所。迪士尼向外，《疯狂动物城2》虽设定在理想国，但其核心冲突恰恰是表象秩序与内在偏见之间的矛盾。影片承认了法律、城市规划等的不完善，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个体的主观努力和道德觉醒，来优化和重构外部的社会空间秩序。

两部影片构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而差异表象下的一致命题也包括了对于当下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

毕赣电影中的角色，其身份往往是模糊的、多重的、可替换的。他追寻的旧情人、旧记忆，实际上是在追寻一个被时间抹去的、更纯粹的自我，试图挣脱现有的被定义的社会身份标签，回到一个无名的状态。《疯狂动物城2》的主角，其焦虑源于社会对个体身份的刻板印象：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都必须克服成见。他们的目标是重建身份——通过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可以超越预设。

从影像的语言看，毕赣大量使用长镜头和非线性剪辑，令个体生命的节奏在巨大的历史事件面前失序，这是一种反效率的美学；而迪士尼则采用效率至上的美学，以快速剪辑和三幕结构，推动情节发展。这两部影片替人们做着某种尝试：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快速的当下，我们需要毕赣式的非理性漫游，回溯本心解放自我；也需要迪士尼式的推进，积极致力“更和谐、更有序”……



秋意愈浓，两部气质迥异的电影恰在此时平分秋色：一边是毕赣高度个人化的作者电影《狂野时代》，是潮湿、稠密的南方记忆和崎岖的意识迷宫；另一边则是迪士尼为全球观众设计的工业化动画作品《疯狂动物城2》，以其一贯的光明与高效，讲述着通俗寓言。

这两部电影，乍看之下，一隅于东方诗意自由的心灵跋涉，一隅于西方理性策划的城市巡游……前者几乎不关心事件，后者高度依赖情节，两者并置，却令人有机会透过大相径庭的叙事表象，去探寻精神世界中关于“时间、身份与秩序”的深层关联——在当下时代，人如何

忧郁里有强大的力量

◆ 南妮

